

专题：新时期的中国外交

## 莫迪执政以来的中印关系：战略动能与发展趋势

宋德星

**内容提要：**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外交的强人强势色彩在莫迪政府时期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不仅是我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产物， also 与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在“领导型大国”范式的催生下，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既有传承的一面，也有显著变化的一面，其核心在于追求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以及为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印度 莫迪 中印关系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当今印度的外交体现出了强烈的权势政治色彩。这种色彩既有其历史的逻辑，又有其现实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经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在印度激荡，并被现当代的印度领袖们所阐释和演绎，与时俱进地用以指导其对外战略行为；就现实来说，印度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强势外交传统终于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结果，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便成了当今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用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印度政府不断更迭，其外交话语推陈出新，其战略视野渐次扩大，但这条主线却始终未变。换言之，在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基于“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历史宿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将印度建成“领导型大国”（a leading power），并据此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当然，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清醒地认识到，其关键一环在于促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接受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尤其是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决断权。所以，在大国博弈和扩展外交两大方面，印度表现出了特有的积极、进取和强势。毫无疑问，印度特质的大外交不可避免

宋德星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影响了中印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于有着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而言,中国不仅需要根据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来认识崛起的印度,而且需要进行富有耐心和远见的战略塑造,确保稳定进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 一、“领导型大国”——莫迪外交的新范式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家,印度像其他大国一样有着强烈的“天定命运”意识。就像一位战略评论家所指出的,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成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权势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sup>1</sup>所以,自独立以来,无论是国大党政府领导人,还是印度人民党政府领袖,始终坚信并坚称印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其在21世纪必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sup>2</sup>用印度前国防部长 K.C. 潘特的话说,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sup>3</sup>

为了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独立后印度的政治领袖特别是尼赫鲁总理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是较为成功地帮助印度树立了“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印度国际政治宿命,即世界大国追求是印度的不二选择;二是通过实施不结盟政策抢占国际政治的道义高地,使印度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远高于自身实力所能支撑的重要地位和国际影响;三是在经济建设和国力发展上获得了来自两大阵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以至于尼赫鲁自豪地宣布:印度受到国际社会如此的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sup>4</sup>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同样把目标锁定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而21世纪印度实力的强劲崛起,更是使得将印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莫迪政府开始用“领导型大国”一词来描绘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伟大前程。

结果我们发现,在回归印度外交传统思维的过程中,今天的莫迪政府像其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一样,遵循并演绎着古印度考底利耶的“曼陀罗”地缘政

---

1 George Tanham, “India’s Strategic Cult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2, p.130.

2 Jaswant Singh, *National Security: An Outline of Our Concerns*, New Delhi: Lancer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96, p.19.

3 K. C. Pant, “Philosophy of Indian Defense,” address to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uly 1, 1989. Reprinted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12, August 6, 1989, p.486.

4 [澳]内维尔·马尔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45页。

莫迪政府通过寻求与主要大国间的战略与利益的契合,来推动印度的崛起。

治思想,用以追求印度的安全、利益和大国地位。<sup>1</sup> 在大国外交中,印度莫迪政府始终注意以下几点:时刻凸显印度的大国身份和战略自主性,强调其崛起的伟大前景和大国责任的国际意义;不忘以“最大的民主国家”定位自己,力求稳定和扩展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着力推行经济外交,以之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一句话,莫迪政府通过寻求与主要大国间的战略与利益的契合,来推动印度的崛起。<sup>2</sup>

应当指出,“领导型大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外交范式转变。<sup>3</sup> 用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的话说:“在更大的国际政治范畴中,印度欢迎逐渐变为现实的多极世界,也欢迎一个同样多极的亚洲。”<sup>4</sup> 当然,印度强调:未来的多极世界应建立在大国间稳定的平衡之上。理由很简单:“稳定的平衡在于实现一个合作的多极化世界,因为它能满足所有各极及整个世界的希望与利益。这才是印度致力于实现的世界。”<sup>5</sup> 毫无疑问,在印度看来,首要的追求便是中印之间所谓的“稳定的平衡”。但印度同时也认识到,“印度的崛起不仅有赖于印度的行动,而且有赖于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进展的反应,以及今后几十年的客观环境”。<sup>6</sup>

故莫迪主政印度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从以往的强调政治转变为将经济置于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现实主义色彩较之其前任政府更加明显,核心是鼓吹印度有权崛起为世界大国,并据此行动;第三个重大变化,是从强调不结盟多边外交的重要性到鼓吹大国外交的重要性;第四个重大变化是进一步抛弃国内政

1 Rajiv Bhatia, *The Arthashastra in Modi's India*, Gateway House, 7 December 2016. <http://www.gatewayhouse.in/the-arthashastra-in-modis-india/>, 2018年3月8日登录。

2 Niranjana Sahoo, “Decoding Modi's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 23,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9/23/decoding-modi-s-foreign-policy>, 2018年3月8日登录。

3 Neelam Deo, “Indian foreign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Gateway House, 14 December 2016. <http://www.gatewayhouse.in/indian-foreign-policy-a-paradigm-shift/>, 2018年3月8日登录。尽管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早年提出过“有声有色的大国”政治主张,但这主要是基于安全诉求和建立在不结盟外交之上;21世纪,特别是莫迪政府时期,印度的大国追求主要是基于权势欲求和崛起大国的实力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莫迪的“领导型大国”政治主张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外交范式转变。见宋德星:“印度国际政治思想刍议”,《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页。

4 Ashley J. Tellis, “India as a Leading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30, 201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6/04/04/india-as-leading-power/iwlr>, 2018年3月8日登录。

5 [印]瓦杰帕伊:《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6 [印]亚施旺特·辛哈:《地缘政治: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治中固有的“反美”政治动机,<sup>1</sup>大肆鼓吹印美“天然盟友”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第五个重大变化是认为中国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sup>2</sup>上述变化既是现实情势使然,也是印度世纪性崛起不可避免这一宏大战略愿景有力牵引的结果。

## 二、莫迪政府对华外交的内生逻辑

自2014年上台执政至2018年,印度莫迪政府以“强人强势”形象展示在印度和世界面前。可以说,莫迪政府是印度自冷战结束以来执政基础最牢固、威望最高的一届政府,在印度人民院543个议席中,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占了334席,加上印度民众对莫迪从政地方时所做出的经济贡献的肯定与新的期望,使得莫迪总理拥有了较为雄厚的政治资本。此外,印度人民党相较于国大党有着尤为明显的教派民族主义特征,这意味着它会更加强调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因而也就意味着在对外事务中会更加的强势。莫迪总理本人的出身和政治经验也使得强势外交成为其青睐的一种策略手段。莫迪总理来自印度低级种姓,相比于国大党的婆罗门精英,他需要更大的政绩来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从而弥补其在印度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强势一直是莫迪的作风之一,这一作风在政治领域就是“更加果断地坚持基于印度利益的实用主义”。<sup>3</sup>

2017年3月,印度人民党再次在印度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度人民党赢得了印度第一大邦——北方邦邦议会403席中的312席和北阿坎德邦的绝大多数席位,并在曼尼普尔邦和果阿邦组成联合政府执政。五邦选举后,印度人民党执政的邦增加到13个,由于联邦院议席是由各邦议会按照政党所获席位的比例间接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邦议会政治格局的总和将左右着联邦院格局。经过五邦选举后,印度人民党已经取代国大党成为联邦院的第一大党,这为莫迪备战2019年大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4</sup>莫迪总理国内执政基础的稳固,为其重塑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

1 所谓“反美”政治动机,主要指的是印度从固有的不结盟观念出发,主张在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将保证自己的战略自主性放在首要地位,自觉和不自觉地抵制美国强加的霸权。换言之,印度对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价值观念、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认可,并力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减轻甚至消除这一体系施加的种种制约。见宋德星、时殷弘:“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23页。

2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Narendra Modi,” *The Diplomat*, May 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indian-foreign-policy-under-narendra-modi/>, 2018年3月8日登录; “Modi's fiction of foreign policy,” *Rediff News*, October 25, 2013. <http://www.rediff.com/news/column/modification-of-foreign-policy/20131025.htm>, 2018年3月8日登录。

3 Harsh V. Pant, “Out with Non-Alignment, in with a ‘Modi Doctrine’,” *The Diplomat*, Nov.13, 2014

4 苑基荣:《印度地方选举折射民众改革诉求》,《人民日报》,2017年3月22日。

莫迪政府作为冷战后印度政坛极为罕见的“强势政府”，其基于强大民意之上的国内自信，使得莫迪的外交政策引领作用堪比当年的开国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在此背景下，面对世界体系的持续变革趋势和印太地缘政治大变动，印度主动投身于世界大国的战略角逐，其外交战略运作视角也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周边地区走向印太板块，从关注四邻小国到积极塑造大国关系网络。

当然，像其前任政府一样，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也深受国际权力构架的束缚。毫无疑问，在国际政治中，中印两国各自近乎大洲的领土面积、十多亿的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核武装，还有意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民族抱负，足以使这两个新兴大国与美国一起，在21世纪前期作为主要角色影响和塑造亚洲乃至“印太”地区的国际事态。其中，印度作为三角关系中权势地位较弱

最有利于印度的  
政策选项是同时与  
中美两国展开接触，特  
别是通过与美国开展  
战略协作的方式增强  
印度自身实力。

的一方，始终将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选项。<sup>1</sup>这意味着，在与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展开接触的同时，不与其中任何一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符合印度目前的政策取向。在印度看来，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过度契合或对抗，均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因此，最有利于印度的政策选项是同时与中美两国展开接触，特别是通过与美国开展战略协作的方式增强印度自身实力。<sup>2</sup>

结果我们发现，在变化的同时，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始终保持清晰与一贯。印度强调，其获得世界大国地位，首先有赖于“地区核心国家”身份的确立，表现在南亚地区就是印度坚决反对印巴均势、极力维持印度的南亚霸权领导地位。其次，在亚洲区域范围，印度致力于推行对华均势政策。最后，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印度注重发展与体系领导者美国的关系，采取搭车与制衡并用的战略，助力印度的顺利崛起。虽然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的外交战略区隔明显，但其根本目标追求却是一致的，即实现“领导型大国”这一根本战略目标。

为此，莫迪政府主要从“泛印度洋视角”来勾画其外交蓝图。首先，在“扩展的邻居”外交方面，莫迪政府首先把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施行的“向东看”

1 宋德星、时殷弘：“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23—24页；关于中美印三角关系，参见宋德星：“地缘政治、弹性均势与中美印三角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4期，第42—47页。

2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4, 2012, United Book Press, 2012, p.245.



政策改为“东向行动”政策,<sup>1</sup> 不仅把范围从东盟扩大至中日韩等太平洋西岸国家, 以及不断加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的关系, 更是把合作样式从以经济为重点扩大为政治经济安全并重。与此同时, “西行”外交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通过扩大与以色列、伊朗等中东国家以及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为自身的大国追求拓展国际战略空间。“南下”方面, 印度与非洲、特别是印度洋沿岸非洲的关系有了新的提升, 其目的在于增进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优势, 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吸纳不可或缺的国际资源。其次, 积极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主张, 重视印太架构下的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及其对于印度大国地位的提振作用。2017年6月底莫迪总理访问美国; 8月, 特朗普政府公布新南亚战略, 提升了印度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 9月,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印度, 进一步拓展了两国防务合作关系; 10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雷斯克·蒂勒森访问印度, 呼吁印度在亚洲担当更大的安全角色; 11月, 特朗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访问印度。通过这些高层互访, 印度不仅稳定了印美关系框架, 而且获得了来自美国高层的对印战略期许, 显著提升了莫迪政府的外交成就。

应当看到, 在印太外交中, 莫迪政府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平衡中国。<sup>2</sup> 对于2017年5月14—15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莫迪政府明确采取抵制立场; 6月18日至8月28日的洞朗对峙事件, 则充分暴露出莫迪政府的机会主义外交的冒险性; 之后在11月12日东盟峰会期间, 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首次“印度洋—太平洋+”会议, 其通过打造国际联合阵线牵制中国的意味不言自明。<sup>3</sup> 对此,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 印度的外交气质是“任性的”, 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不成熟, 是其年轻的产物。<sup>4</sup> 当然, 印度也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作为新兴大国同时也

---

1 2014年8月, 莫迪政府外交部部长苏诗玛·斯瓦拉吉在首访越南时提出, “如今不再是仅仅向东看, 该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了。”这标志着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见“*Time to Change 'Look East Policy' to 'Act East Policy': Sushma Swaraj*”, NDTV, August 27, 2016. <http://www.ndtv.com/india-news/time-to-change-look-east-policy-to-act-east-policy-sushma-swaraj-653063>, 2018年3月8日登录。莫迪总理2015年在韩国发表演讲时也声称: “我们的‘东向政策’一直是在‘看’东亚, 我们已经看够了, 重要的是要行动”。见 Sampa Kundu, “*India's ASEAN Approach: Acting East*”, *The Diplomat*, April 8,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4/indias-asean-approach-acting-east/>, 2018年3月8日登录。

2 印度中国问题专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就指出: “印度对于平衡中国这一点, 从来不需要征得美国的同意”。见 C. Raja Mohan, “Remarks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1013/will\\_india\\_become\\_a\\_global\\_power\\_transcript\\_federal\\_news\\_service\\_inc.html](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1013/will_india_become_a_global_power_transcript_federal_news_service_inc.html), 2006-6-19/2016-6-3, 2018年3月8日登录。

3 在印度, 就有学者鼓吹应在四边会谈基础上成立“印太安全组织”。见 Subhash kapila, “Indo Pacific treaty Organisation Emerges Asia Security Imperative in end-2017”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2234>. Dated 05-Dec-2017, 2018年3月8日登录。

4 戈拉弗·达尔米亚: 《“70岁”的印度仍在经历“成长的烦恼”》。FT 中文网, 2017年8月16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852#adchannelID=5000>, 2018年3月8日登录。

需要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因为一个明显的实事是:作为美国战略棋子的印度将得不偿失。

### 三、理性认识新时期的中印关系

尽管莫迪时期印度的强势外交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异常抢眼,但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强制性作用也同样明显,并将直接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首先,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大环境使得印度必须把经济外交置于优先地位。特别是随着莫迪政府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升,其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愈发密切。例如,2017年,莫迪政府为走出经济困境,推出了高达9万亿卢比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而重振经济的另一项关键措施是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6.92万亿卢比用于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sup>1</sup>经济优先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印度必然把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也就意味着中印在未来依然有着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其次,莫迪上台后以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著称,目的旨在破除阻碍印度全面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涉及领域大大超出印度上一轮经济自由化进程,这必然会触动不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进而产生程度不等的阻力。实际上,莫迪总理的国内高人气是印度人民对此前国大党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对未来的求变心理累积叠加的结果,这自然包含了很强的期待成分。一旦这种期待出现巨大落差,就很容易滑向反对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应有之义,这无疑也会不同程度地映射到中印关系之上。

最后,印度不仅在国际体系中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导型大国,其在印度洋地区也不是主导型秩序塑造者,甚至在南亚次大陆也无法实现有效的霸权控制。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宏大的战略抱负和较为有限的战略资源这两者间的不匹配,是制约莫迪政府外交施为的根本原因所在。换言之,避免过早与中国发生战略性对抗,对于印度的崛起意义重大。

上述战略态势决定了中印关系的发展逻辑。毫无疑问,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兼具传承与变革色彩。所谓传承,是指莫迪总理像其前任一样,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这不仅是基于现实利益考量,还基于战略谋划。实际上,印度早已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战略目标是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而同印度打交道是这个战略的重要部分,故中国的崛起对于印度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所以,在印度看来,至少在亚洲,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追求便是塑造中印之间稳定的平衡关系。为此,印度需要与中国一道,推动两国关系同国际大势相结合,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好共同利益,以便推动建立平等互

---

<sup>1</sup> 苑基荣:《印度期盼走出经济困境》。《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印度政治精英们普遍认识到,如今的中印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长远谋划。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理念,莫迪政府自信,建设务实与基础广泛的中印双边关系,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且必将加强亚洲的稳定、进步和繁荣,进而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印两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

所谓变革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莫迪政府在对华外交审慎务实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强硬和机会主义的一面。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地区和全球两大层面上对华博弈思维。在南亚次大陆地区,印度外交的核心一直是力图排挤域外力量对南亚外交安全事务的影响,同时加大对其他南亚小国的外交控制和内政干涉。这一外交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减少中美俄欧势力对南亚事务的“发言权”,而且要以软硬两手警示南亚小国尊重印度在该地区的独大地位。故莫迪执政以来,一直将“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作为外交政策基石。<sup>1</sup>显然,在南亚区域外交方面,印度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威胁,理由是:中国不仅与南亚国家地理上临近,而且正在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和战略主动,成为南亚地区又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力量中心,这显然将弱化印度的地区影响力。

在一些具有重大现实和象征意义的多边组织架构问题上,中印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第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印度认为中国对其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不给予明确的支持,是中印关系并非基于相互尊重的一大标志;第二,中国否决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请求<sup>2</sup>,说明印度加入NSG还有很长的路要走。<sup>3</sup>第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67委员会涉恐列名问题<sup>4</sup>,尽管中国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一直在劝和促谈,希望双方通

---

1 S. D. Muni, "A disappointing SAARC summit", Al Jazeera, Nov. 28,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1/disappointing-saarc-summit-2014112885157300755.html>, 2018年3月8日登录。

2 作为“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印度希望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对此,中方支持核供应国集团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公开透明的政府间进程,以“两步走”的思路处理有关问题。即最重要的是先达成非歧视性、适用于所有“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具体的“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加入申请。见《外交部发言人就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6年6月13日。

3 白纯:“中国与印度就核供应国集团扩员问题进行磋商”,新华网,2016年9月13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13/c\\_1119561236.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13/c_1119561236.htm), 2018年3月8日登录。

4 1267委员会全称为“制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委员会”,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下属机构,是根据1267号决议成立的,目的是应对恐怖主义,对恐怖组织和个人列名。在该委员会,印度提出将生活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马苏德(Masood Azhar)列为恐怖分子。对于印度提出的列名申请,1267委员会的成员存在不同看法。对此,中方曾提出技术性搁置,目的是给委员会审议以及有关各方进一步协商留出时间、创造条件。中方在1267委员会采取相关行动,目的是维护委员会列名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符合安理会决议和委员会议事规则,这也是负责任的态度。见“2017年1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月5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28502.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28502.shtml), 2018年3月8日登录。



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sup>1</sup>但在印度,显然有人将之视为中巴联手对印的又一例证。

鉴于目前印度在大国地位渴望与战略耐心之间较之中国有更大的落差,<sup>2</sup>连同其和平崛起战略的较短历史和民族主义的更大影响,中国对于有着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不仅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还应从战略的高度,根据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确保稳定进而较大地促进中印关系的向前发展,同时努力和耐心地争取消减中印间那些过头的战略猜疑、历史宿怨和战略或经济竞争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应争取分别发展与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同时重视“印太”视角下的美印关系态势,特别是对其联合制华的国际政治意图保持必要的战略警觉,并予以妥善应对。

**就推进新时期的中印关系而言,尤其需要发挥好高层互动的把关定向和积极引领功能。**

就推进新时期的中印关系而言,尤其需要发挥好高层互动的把关定向和积极引领功能。鉴于最高领导人对双边关系大局和基本定位有着深刻理解,对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消极影响有着深切感知,对双边关系互动中的战略期许有着较为现实的把握,因而高层的常态性互动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进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营造积极氛围。尽管高层互动难以消除印度某些政治精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对华战略猜疑,但即便是像边界争端这类问题上,印度政府也清晰地知道,边界问题只是整个中印关系中较为敏感的一部分,而中印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需要双方超越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如此,推动中印关系的稳步发展,将最终有助于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厦门会晤时同意两国领导人之间应保持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以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sup>3</sup>

总之,就推进新时期的中印关系而言,我们一方面需要清晰认识莫迪政府对华外交的固有逻辑,另一方面需要富有耐心和远见的战略塑造,确保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1 “新华社专访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应脚踏实地推动中印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2016年12月31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gdxw/t1427747.htm>, 2018年3月8日登录。

2 关于印度的中国观及其战略关切,见宋德星:“21世纪的中印关系:印度的根本战略关切及其逻辑起点”,《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第3—8页。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人民日报》,2017年9月6日。